

职场人生

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,已连续多年单不败。殊不知,突如其来...



张猛很快就注意到谢正的小动作

谢正、诸葛和、周成还有中国区的二线经理雷越几个人凑在一起开了个电话会议。

“湖南的项目进展速度太快,我们一起去湖南,见见他们的高层,看看有什么办法在客户层面打开。”

“关系都这样了,见湖南老总,能谈什么呢?别再给雷越骂回去。”

“让冯冶国帮个忙。”谢正建议道。诸葛和拨通了冯冶国的电话。

移通湖南公司在接到 MBI 正式的邀请函后,开了个集体会议。

移通的高总是个年过半百,一身和气的人,笑眯眯地携一行人领到了级别最高的湘江会客厅。

“感谢 MBI 公司这么多年对湖南电信行业所做的贡献,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和你们多合作……”

这次的会议基本没有任何建设性进展,高总一直在打着官腔,雷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
刀子、控制、刀子、控制,谢正默念着自己的口诀,忽然灵光一现。

很快,客套话讲完了,雷越提到几个湖南当地的领导,高总完全不感冒。

“我今天就这样,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 MBI 多学习学习,毕竟是世界第一么。”

一瞬间,所有人的动作都放缓了,耳朵都竖了起来,等着张猛的回答。

高总听到张猛离开脚步,脸上依然维持着的笑容:“雷总,你们慢走,希望有机会合作。”

谢正暗自稳定着刚才还在乱跳的心脏,感觉这辆车或许会向着他想要的方向启动了。

婚姻家庭

一个是北方农村的老太太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辛苦供养儿子上大学,地面上掉粒米都要心疼半天。

江小雪实在是伤透了心

江小雪仰头看着自己手举着的木棒,又看了看人手一根这样的打点滴的木棒,在那一刻,她突然意识到,此时此刻,自己正处在最底层。

江小雪意识到这一点,突然无比绝望,无比苍凉,她嫁给李文龙,她甚至在自问,是不是一种堕落?

假若他们失业,她母亲无法收留他们,那么,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这个小山村,过这种生活:没有信息,没有娱乐。

太可怕了。她终于外面低下了头,她简直不敢回想了,她终于真正体会了妈妈当年拼命反对的原因。

江小雪呆呆地站在那里,任金色的阳光落在她白色的羽绒服上。因为接连几天的吃不好睡不好,她显得过于瘦弱和苍白。

江小雪呆呆地站在那里,任金色的阳光落在她白色的羽绒服上。因为接连几天的吃不好睡不好,她显得过于瘦弱和苍白。

心凉了,然后整条手臂凉了,接下来半个身子也凉了,但她身上的痒依然没有缓解。她想该怎么办?她看着医院入口发呆。

这个时候,她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,李文龙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骑着一辆二八的自行车进了医院。

“小雪,好一点没有?没好的话,我开车带你到市里去。”小雪心里苦笑,由村到镇,由镇到市,再接下来就是省了,真可笑,不就是一个皮肤过敏么?

“如果市里治不好,接下来,我们是不是要出省?”江小雪实在是伤透了心。她对李文龙的感情因为这几天清醒的认识,已经迅速冷却下去。

“小雪,好一点没有?没好的话,我开车带你到市里去。”小雪心里苦笑,由村到镇,由镇到市,再接下来就是省了,真可笑,不就是一个皮肤过敏么?

李文龙知道这些天的确够让她受委

官场风云

乌袖县有两个刘明星:一个是人称“刘半间”的县委书记,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“刘差配”。

李济运刚进梅园就碰见老同学刘明星

李济运回家悄悄开了门,怕吵了老婆孩子。开门一看,老婆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那画是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送的,据说出自一位高僧之手。不知道值不值钱,他却很珍爱。那是一幅油画,深蓝色的花瓶,插着一束粉红色玫瑰。

歪斜着,将倾欲倾的样子,叫人颇为费解。李济运经常凝视这幅画,那花瓶好像马上就要碎落一地,忍不住要伸手去扶一把。

他总觉得这幅画里藏着某种玄机。他画的是一个瞬间吗?瓶子倒下去马上就碎了,或者,他画得正如古人所说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?

“睡吧,别发呆了!”舒瑾站起来往卧室里去。李济运上床躺下,舒瑾把手放在他小腹处。

李济运本来全神贯注,脑子里云蒸

霞蔚。可听老婆说到床响,那响声就有些滑稽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李济运说:“我笑床哩!我们今后自己做架床,不让我响。”

舒瑾呵呵地笑,说:“叫它哑床。”“哑床?”李济运大笑,“老婆,做爱可以开发智力啊!这是你说的最聪明的话。”

过了几天,老同学刘明星有些耐不住。李济运心里其实没有半点底,没人提到差配干部刘明星,就像重要的配角演员叫人忘记了在后台了。

李济运刚进梅园,就碰见老同学刘明星。刘明星把李济运拉到一边,悄悄儿说:“老同学,别把我当宝钱啊!”

虽然再没有人同他说差配干部的事,可刘半间未见得就会随便耍弄人。李济运尽管叫自己不要想得太多,但好像总觉得对不起老同学。

李济运说:“哪里啊,替您李主任打工,我非常荣幸!”李非凡使劲捏了李济运的手,样子格外亲热。

李非凡本是县委副书记,雄心勃勃要当县长,没想到县委突然派了明阳当县长,李非凡就想做人大会主任了。

公安局周局长走过来。李非凡望着周局长腰间的鼓出的东西,呵呵一笑:

“安保重要,但也用不上你这四两铁啊!”

周应龙说的是狠话,脸上却仍是笑着:“我是下了死命令,不能让上访者踏进宾馆半步。”

大家握手别过,各自都有事。李济运转过身来,迎面又碰上信访局长毛云生。李济运想要走掉,毛云生却拉着他,说:“我就怕药材公司老职工上街。”

毛云生说的三阎王,就是黑白两道通行的民营企业老板贺飞龙。前年,贺飞龙把县药材公司买下了,有人说这是贺飞龙事先串通好了的。

正好,李济运借着陪刘明星看望市委副书记田家永的机会溜走了。田副书记是个有名的硬派人物,乌袖县本是田家永的老家,他曾是这里的县委书记。

李济运也是专门来看望代表的,他在宾馆楼道里碰上宣传部部长朱芝。朱芝喊了声李老兄,两人招呼几句,各自找人去。

朱芝喊了声李老兄,两人招呼几句,各自找人去。朱芝只负责一个代表团,她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媒体找事。

不是文出来的假眉毛。朱芝比李济运还小两岁,同事们都叫她美女常委。朱芝的眉毛又黑又长,眼睛又大又亮。



屈了,他抬头看了看打着的点滴,伸过手,想替她拿着那根挂着点滴瓶的木棒子,江小雪松了手,让他拿过去了。

李文龙搬了一个椅子过来,江小雪沉默地坐下。她确实是站累了。

“小雪,你饿不,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”他把打点滴的棒子安在椅子的空隙处,刚好可以卡住(动作是那么熟练,熟练得让小雪更加清醒地认识了他的出身,从小在这种地方治病吧)。

“小雪,好一点没有,再不行,我们现在马上去市里,对不起,是我不好。”李文龙低着头一个劲地认错,江小雪只觉得自己好困,她歪了歪身子,躺在李文龙怀里。

“小雪,好一点没有,再不行,我们现在马上去市里,对不起,是我不好。”李文龙低着头一个劲地认错,江小雪只觉得自己好困,她歪了歪身子,躺在李文龙怀里。

“小雪,好一点没有,再不行,我们现在马上去市里,对不起,是我不好。”李文龙低着头一个劲地认错,江小雪只觉得自己好困,她歪了歪身子,躺在李文龙怀里。

吓人的红疙瘩已经没了。